

中国神仙鬼狐传奇

白辰 萧声 沈帆 张西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神仙鬼狐传奇

白辰 萧声 沈帆 张西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1 号

中国神仙鬼狐传奇

白辰 萧声 沈帆 张西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11印张 272,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6,000 定价: 7.20 元

ISBN 7-202-01211-1/I·231

序

《论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似乎这些东西颇不符儒家道范。其实，“力”、“乱”或许是这老圣人不愿谈及，而对“怪”、“神”不语，乃是他老人家“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逃遁之术。岂不闻“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以上引《论语》）

将“不知”付诸“阙如”，便可以将自己说不清的盲点，巧妙地遮掩了过去，显得自己既高明，又潇洒，实在是一举而三反的神绝。现如今，这已经发展成一种很“高明”的著作术了。

话似乎扯远了，现在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实际上，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大脑中便有了遐想、幻想乃至妄想。因为，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无时无刻不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解释的疑虑，无法消遣的愁寂，在生产力发生革命之前，便只有靠人类大脑中的这些遐想、幻想、妄想来平衡了。而一

切生产力发生的革命，在劳动经验的积累之上，这些用于平衡的“想”们，则往往起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这倒很有些广告的味道了：“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而遐想、幻想、妄想作用于文学，便不由使它生出了飞皇的翅膀。自《易传》之“龙血鬼车”，三百篇之“玄鸟生商”，乃至三闾大夫的“被薜荔兮带女萝”——于是有“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的《搜神记》：寄女斩蛇，韩凭殉情；干将莫邪，孝妇周青；其中林林总总，跌跌宕宕。于是又有“妄续幽冥之录”（《聊斋自志》）的《聊斋志异》：阎罗殿上，恶魔施威；荒野草中，鬼狐多情；神男仙女，偏爱凡尘；肉眼凡胎，亦可通神；扬扬洒洒，飘飘渺渺，成就了这绝响于世的洋洋大观。

虽然中国古代的文人儒士们总是被后人说成是十分的宿命，他们也常常自言“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袁枚《新齐谐序》），然则柳泉蒲公真的便那么“迷信”神鬼仙佛吗？

这位“文章风节著一时”“文名藉甚”（《淄川县志》）的才子，却屡败文场，落魄穷愁，潦倒一生，“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宅里”（蒲松龄《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柳泉于是“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以上引韩愈《送孟东野序》），“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聊斋自志》），不过是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司马迁《报任安书》），则“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聊斋自志》）——“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世说新语·排调》载：“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仿此而类言之，是则留意神仙的蒲公便当为“鬼之马迁”也。

本书则便是将这“不平则鸣”的“孤愤之书”，拣选其精，用今天的语言，敷演成文的。

作者

目

录

序

- 王生渔色 贪美姝厉鬼剜心……………(1)
- 小儿破贼 顽童妙算灭狐祟……………(7)
- 移花接木 丑判官改面换心……………(13)
- 因仇得偶 祝子追娶寇三娘……………(22)
- 唯有杜康 车君潇洒结狐友……………(28)
- 巧笑嫣然 错中错妙结连理……………(31)
- 倩女幽魂 燕侠少破囊擒怪……………(43)
- 丧子得儿 李老翁因祸得福……………(53)
- 孙子何痴 魂牵梦绕恋阿宝……………(60)
- 手足情切 贤兄地府寻爱弟……………(67)
- 飞刀震胆 侠客狐仙双救劫……………(75)
- 妙续鬼诗 怜香惜玉得佳偶……………(82)
- 痴情独钟 起死回生再世缘……………(90)
- 一笑倾心 共死同生两情痴……………(96)
- 侠仙神助 柳郎潦倒得贞妇……………(103)
- 一饭报德 雷曹踏浪救贤士……………(111)
- 枕席自荐 俊霞娘智卜名士……………(116)

因缘际会	薄倖儿偏遇仙姑·····	(121)
离奇幻巧	天生佳丽报贤俊·····	(126)
以夷制夷	狐孽子独擅讨狐·····	(136)
花面逢迎	罗刹国丑者为尊·····	(145)
调笑滑稽	狐娘子诙谐风趣·····	(156)
姊妹易嫁	毛相国前后解元·····	(161)
双艳相怜	俏三娘助友姻缘·····	(166)
一枕黄粱	忘形人万事虚空·····	(174)
冯生艳遇	十四娘扶危济困·····	(182)
邂逅相逢	狐相公不忘故交·····	(193)
纵酒贪杯	偿冥债狂徒丧命·····	(198)
红巾题句	陈明允奇婚妙遇·····	(203)
桂府招贤	窦生巧对成佳婿·····	(211)
河东狮吼	杨万石悍妇破家·····	(217)
阴司考弊	阎罗殿书生义愤·····	(227)
一善掩恶	泼辣人死去活来·····	(232)
袖里乾坤	尚秀才恩爱绸缪·····	(236)
下气如雷	瞽眼僧一嗅断文·····	(244)
冲天一怒	张桓侯大肃科场·····	(252)
仙人点指	窈窕女完璧归赵·····	(259)
以德报怨	爱狐女义全老魅·····	(263)
孝儿血性	阴狱间为父伸冤·····	(271)
贤愚莫辨	悍婆婆反遇凶媳·····	(278)
爱石如命	清虚子终酬知己·····	(286)
肝胆兄弟	亦真亦幻双得道·····	(291)
阴错阳差	王某夺丹变鬼仙·····	(299)
一鹑博命	落魄王成会奇缘·····	(304)
荒宅夜会	狂生颠倒恋娇凤·····	(311)

酒逢知己	王六郎君子摯交·····	(318)
妙手种梨	老道仙专治贪慳·····	(323)
劳山求道	法术修得只碰墙·····	(325)
娇娜多情	孔生奇遇缔良配·····	(329)
神功奇胆	于公击鬼破妖术·····	(338)
魂从知己	千里相随报寸心·····	(342)

王生渔色

贪美妹厉鬼剜心

太原有位姓王的书生，一天早上走在路上，遇见一位女郎，抱着个包袱，独自而行，走得很吃力。王生见了，连忙加快脚步，尾随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位十六七岁的俏丽女子。

王生心中顿生喜爱之意，搭问道：“你怎么大清早孤伶伶一个人赶路啊？”

女郎说道：“过路的行人，又不能替我分忧解愁，用不着你劳神过问。”

王生忙说：“不知你有什么忧愁？如果小生能够效力，决不推辞。”

女郎黯然神伤，幽怨地说道：“父母亲贪图钱财，将我卖给了豪门大富。大老婆十分悍妒，每天朝打暮骂，肆意凌辱。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只想逃得远远的。”

王生问：“不知你打算去哪儿？”

女郎道：“逃亡在外的人，哪里还有什么固定的去处呀。”

王生说道：“寒舍离此不远，如不嫌弃，就委屈你到舍下去吧。”

女郎闻言十分高兴，随即答应了。王生替她拿着包袱，领着她一同回到家中。女郎进屋后，见里面空无一人，便问：“公子怎么没有家口？”

王生答道：“这里只是小生的书斋。”

女郎说：“这里很好，如果公子可怜我，肯收留我，还请保守秘密，千万别走漏了消息。”

王生答应了，两人于是便同居了。

王生将那女郎藏在秘室里，过了许多天也没人知道。后来，王生在妻子那儿稍稍地透露了点儿消息。妻子陈氏怀疑女郎是大家富户的小老婆，劝王生还是打发她走，以免惹祸，王生不听。

这天，王生走在街市上，偶遇一位道士，他打量了王生一下，脸上顿时露出惊愕的神色。道士问王生：“居士最近遇到什么了吗？”

王生说：“没有啊！”

道士说：“居士身上邪气萦绕，怎么还说没有呢？”

王生极力辩白，矢口否认。道士转身离去，边走边说道：“真是糊涂啊！世上原来竟有死到临头却还执迷不悟的人！”

王生觉得道士此话说得蹊跷，便有点儿怀疑女郎。转念一想，分明一位漂亮的丽人，哪里会是妖怪。想必是道士要借驱灾驱怪图口饭吃，方才如此危言耸听。

走了不一会儿，王生便来到书斋大门口，推推门，发现已经从里面插上了。王生觉得挺奇怪，大白天的插什么门啊？当下也不声张，便翻过墙去，来到屋门口。见屋门也紧闭着，便蹑手蹑脚地来到窗下，从窗缝里往里偷看。只见一个狰狞的厉鬼，面色青绿，獠牙如锯。床上铺着一张人皮，那厉鬼手拿彩笔，在上面勾画描绘。画完后，厉鬼扔掉彩笔，拿起人皮，象抖落衣服似的

抖落了一下，便将人皮披在了身上，于是它又变成了那个漂亮的女郎。

看到这些，王生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爬出院墙，急忙去追赶道士。可找了半天，也没见道士的踪影；四处搜寻，终于在郊野遇见了他。王生跪伏在地下，央求道士救自己一命。

道士说：“好吧，我来帮居士赶走它。这东西也不容易，费尽心机才找到一个替代，我也不忍心伤害它的性命。”随即将手中的蝇甩子交给王生，让他回去挂在卧室门口。并约好下次在青帝庙会面。

王生拿了蝇甩子回到家，不敢再去书斋，就睡在内房，将那蝇甩子挂在了门口。

一更时分，王生听到门外悉悉有声，心中害怕，自己不敢看，便让妻子去看。陈氏向外偷偷看去，见那女郎来到门前，看见那把蝇甩子，便不敢进屋，立在外边，气得咬牙切齿，呆了很久方才离去。

过了一会儿，女郎又来了，口里骂道：“原来是道士吓我，总不能让吃到嘴里的东西再吐出来！”

说完便上前取下蝇甩子，摔碎了，一脚踢破大门，冲了进来，直奔王生的睡床，撕开王生的肚皮，掏出他的心，扬长而去。

陈氏号啕大哭，丫环们听到动静，点了蜡烛进来一看，只见王生早已死了，腔子里的血，溅得满处都是。陈氏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第二天，陈氏让王生的弟弟二郎赶紧去告知道士。道士一听，勃然大怒，说道：“我原本可怜它，这鬼东西竟敢如此猖獗！”当即跟着二郎来到王宅。

那女郎早已不知去向，道士抬头向四处一望，说：“幸好它尚未逃远。”又问南边院子是哪一家，二郎回答说：“正是小生居所。”

道士说：“它现在正在你家里。”

二郎一听，吃了一惊，觉得似乎不会。

道士又问：“居士家可有不相识的人来过吗？”

二郎答道：“在下一大早便去青帝庙拜会道长，家中情况尚不知晓。在下现在便回去问问。”

二郎说完，便去了。过了一会儿，便回转来，说道：“果然不出道长所料。今天清早，有位老妇人前来，说是要在家当佣工做活。内人已将她留了下来，现在正在家中。”

道士说道：“正是这东西了。”于是便随同二郎来到南院。道士手拿木剑，站在院中间，喊道：“孽畜，还我蝇拂！”

那老妇人正在屋里，听到喊声，吓得惊慌失措，脸都变了色，冲出门来就想逃走。

道士见状，疾步追上，一剑砍去，那老妇人应声而倒，身上的人皮哗地一声掉了下来，又变成了狰狞的厉鬼，趴在地下，象猪一样嚎叫。

道士挥剑将它的头砍了下来，那鬼的身躯顿时化作了浓烟，在地上团绕成一小堆。

道士取出一只葫芦，拔下口上的塞子，伸到烟中，只听那葫芦发出象嘴吸气般的声音，转眼间便将那堆浓烟吸了个干净。

道士塞上葫芦，放到了口袋里。大家一同去看那张人皮，只见上面眉毛眼睛，胳膊大腿，样样俱全。道士将它卷起，哗哗啦啦的，就象卷一轴画似的。

道士将那张人皮也放进口袋里，便告辞准备离去。陈氏这时拜倒在门前，哭着请求道士将王生救活。道士连忙推说不能。陈氏听了，更加悲痛，趴伏在地下不肯起来。

道士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贫道的法术实在浅薄，确实不能起死回生。不过，贫道指一个人，或许能有办法。夫人去求他，他定会帮助的。”

陈氏问：“不知道长所指的是哪一位？”

道士说：“街市上有个疯子，经常躺在粪土之中。夫人可以试

着去求他。倘若他狂辱了夫人，夫人千万不要动怒，切记！”

二郎也知道那人，当下别过道士，和嫂子一同前去。来到街市上，见那叫花子疯疯颠颠地在路上唱着歌，鼻涕流出了老长，脏得实在难以靠近。

陈氏跪着走到他的跟前，那叫花子笑道：“佳人是喜欢我吗？”

陈氏把事情前后讲了一遍，叫花子又大笑道：“哪个男人都可以作丈夫，干嘛非得救活他啊？”

陈氏又一再哀求，他说道：“真是怪事！人死了却来找我去救活他，我难道是阎罗王吗？”还怒气冲天地用棍子抽打陈氏，陈氏忍痛承受着。

街市上的人都渐渐围过来瞧热闹，而且越来越多，把四周围得象堵墙似的，水泄不通。那叫花子咯咯地往手里吐了一巴掌粘痰唾沫，伸到陈氏嘴边，说道：“吃了它！”

陈氏又气又羞，涨得满脸通红，十分难堪。转念又想起了道士的话，便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只觉那堆东西进到喉咙里，变得象团棉絮似的，费了很大劲才勉强下咽，最后还是停在了胸部。

那叫花子又大笑起来，说：“佳人真喜欢我呀！”说完起身便走。陈氏连忙拦住央求，那叫花子头也不回地走了。陈氏疾忙跟在后面，看他进了一座庙，便紧跟过去，可转眼间他又不知去向了。前前后后都找遍了，还是毫无踪影。

陈氏又羞又恨，万般无奈地回到家里。思前想后，既痛悼丈夫的惨死，又后悔吞食痰液的羞辱，顿足捶胸，哭得前仰后合，只求早死。

哭了一会，她又准备擦血收尸，可家里人都站得远远地张望，没人敢到跟前去。陈氏只得自己抱着王生的尸体，收理被掏出的肠子。边收理边哀泣，陈氏哭得力极声嘶。突然便要呕吐，只觉停在胸膈处的那团东西，猛然间冲口而出，还来不及别过头躲避，那团东西便已应声掉在了王生的腔子里。陈氏吃了一惊，定

睛一看，原来竟是一颗人心，正在王生胸腔里突突地跳动，还冒着热腾腾的烟气。陈氏惊异至极，急忙用双手掩合王生的皮肉，拚尽全力抱挤，稍有松懈，就有热气从缝隙处向外冒。陈氏迅即撕下几条绢帛，牢牢地捆紧。用手摸摸尸体，竟渐渐地有了温度。

陈氏给他盖上一床绸被，静观其变。到了半夜，掀开被子一看，鼻子里又有了活气。天一亮，王生居然活转了过来。

王生说：“觉得恍恍惚惚地，就象作了场梦，只是觉得心口隐隐作痛。”再看那破裂之处，已结了铜钱大的痂，不久便痊愈了。

小儿破贼

顽童妙算灭狐祟

荆楚之地，有位老翁，长年在外做生意，妻子在家独居。有一天夜里，她梦见自己和人发生了关系。醒来一摸，原来是个小男人。仔细端量一番，发现他和人不大一样，心知自己是遇到狐狸精了。

过了一会，那小男人下床离去，门没开便已没了踪影。

第二天晚上，妇人邀家里的厨娘和自己作伴。家里还有个十岁的儿子，平时在别的屋睡，这天也把他叫了来睡在一起。

夜已深了，厨娘和妇人的儿子都已睡着，那小男人又来了。妇人嘴里喃喃地，好象在说梦话。厨娘被惊醒，连忙喊叫起来，那小男人方才离去。

从此后，妇人精神恍惚，好象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到了晚上，也不敢熄灯，并告诫儿子千万不要睡熟。

夜深了，儿子和厨娘靠在墙上稍稍打了个

盹儿，醒来一看，妇人已经不见了。两人以为她是出去解溲，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她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可厨娘害怕，不敢出去找。儿子拿着灯火四处寻找，找到另一间屋子，发现母亲正赤身裸体地躺在里面。儿子急忙上前去扶她起来，她也并不害羞。

从此妇人便疯了，经常又唱又哭，大呼小叫，骂骂咧咧地，每天都出尽洋相。

到了晚上，她便讨厌和别人同住，叫儿子到另一张床上去睡，厨娘也被打发走了。儿子每次听到母亲谈笑时，都点上灯查看，母亲却大声怒斥儿子，儿子倒也并不在意。

家里人知道了，都来给儿子打气壮胆，可儿子却没完没了地嘻笑玩耍，每天都象个泥水匠似的，在窗口砌垒砖石，谁劝也不听。要是有人抽掉一块砖石，他便躺在地下打滚哭叫，因此没人敢去招惹他。

过了几天，两扇窗户都被堵死了，一点儿亮都透不进来。儿子于是又合好泥，去堵墙壁上的窟窿，每天忙忙碌碌地，不辞辛苦。

堵完后，没事干，又把菜刀拿来，霍霍地磨了起来。大家见了，都觉得他太调皮了，实在可气，简直没个人样。

到了夜晚，儿子悄悄将菜刀藏在怀里，用个瓢将灯扣上。一听到母亲说胡话，便迅速拿开瓢，堵在门口大声呐喊。过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儿子便离开大门，扬言说要去搜一搜。这时，突然有个东西，跟野猫差不多，直奔门缝，儿子手疾眼快，挥刀砍去，砍断了它的尾巴，大约二寸来长，湿漉漉地还在滴血。

一开始儿子掀开灯捉狐狸精时，母亲便恶声咒骂，儿子就象没听见似的。这时没有砍中那只狐狸精，儿子方才懊恼遗憾地睡下。心想，虽然没有杀了它，想必它一时半刻也不敢再来。

第二天天一亮，儿子便起身察看，只见那血迹，点点滴滴地翻过了墙去。继续追寻，一直进到了何家园中。

这天晚上，那狐狸精果然没来，儿子心中暗暗高兴。可母亲却傻呆呆地躺在床上，象死过去了一样。

不久，在外做生意的老翁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卧床，便来到床边问候，妇人却破口大骂，就象见了仇人似的。

儿子连忙将前因后果一应细节告知了父亲。老翁听了，吃惊不小，当即请来医生，抓来药。妇人见了汤药，伸手便泼到地下，嘴里还不停地辱骂。老翁悄悄将汤药掺到饭菜汤水里，让妇人饮食，几天后，妇人果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父子二人见此十分高兴。可这一天一觉醒来，妇人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父子二人费了一番周折，才在别的屋里找到她。从此她又恢复了癫狂，根本不愿和丈夫呆在一间屋里。一到晚上，就跑到别的房间里去。劝她拉她，便骂得更厉害。

老翁没了办法，只得将其他房间的门窗全都锁了起来。可妇人跑过去，房门却自己打开了。老翁对此十分头疼，请来巫师折腾了半天，却一点效验也没有。

这天傍晚，儿子悄悄溜进何家园子，趴在草丛中，准备探查一下狐狸精藏在哪里。月亮刚刚升起，便听得园中有了说话的声音。儿子慢慢拨开丛草，看见有两个人来到园中喝酒，一个留着长胡子，身穿深棕色衣服的仆人，端着酒壶在旁边侍候。三人说话的声音都很轻，听不大清楚。

过了一会儿，只听其中一位说道：“明天去拿一瓶白酒来。”歇了一会儿，那两人便都走了，只剩下那长胡子仆人自己，脱了衣服，睡在院里的石头上。儿子仔细观察，见它四肢都长得和人一样，只是屁股后面多了条尾巴。

儿子准备离开这里，可又怕惊动了狐狸精，于是便在草丛里趴了一夜。天还没亮时，又听见那两个人先后回到这里，叽叽咕